

女老問創業記

著／銘魏



台灣郵電出版社印行

女老闆創業記 目錄

封面設計
王錫賢

前言（代序）……………魏銘……………三

鮮血培育的花朵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七

傲霜枝頭一奇葩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二一

污泥不染水中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四七

冷風淒雨吟秋菊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七三

和風吹開二度梅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九七

前言（代序）

魏 銘

美國名電影製片家迪米勒（De Mille），有一次曾對數百名藝專的畢業女生說：「女孩子找工作要比男孩子容易得多，但要創造一番屬於自己的事業却很難。」

這位熟透人情世故的老製片家，可說一語道破了男女在工作上的基本差異，即使在婦女運動活躍的美國，這一現象也不能例外。

難道說，女人真的不如男人嗎？

答案當然是否定的，世界上有很多傑出的女性，其成就之大，遠非一般的男人所能比擬。不過，就整個的比例而言，有成就的女人比男人要少多了。

這是什麼原因呢？

如果要對這一問題，作一番詳盡而深入的研究分析，恐怕要寫成厚厚的一本巨著。而且由於這裏面所牽涉的問題太複雜、太微妙，如果想拿任何一個例子來說明全盤的現象，都難免落個「瞎子摸象」之譏。

因此，我不準備對這個「人言言殊」的問題在此發表任何評論，只想舉幾個實際的例子，為有志於創業的婦女們作參考。希望她們能在這些事例中，找出女人創業的真正困難所在，或設法克服，或事先預防。

無可諱言，在工商業愈來愈繁榮的這個經濟時代裏，女人在工商界所扮演的角色也愈來愈重要，假如妳想在這一環境中出人頭地，顯然不是發發女人小脾氣，甚至於流流眼淚來爭取同情所能勝任的，妳必須要有點真才實學才行。而「借他山之石」的方式，正是增長自己能力的有效途徑之一。

別人的事蹟，就是一面最好的鏡子，它可以使妳發現自己的缺點，也可以使妳在工作過程中，獲得糾正自己錯誤的機會；更重要的是，別人的經驗可以引導妳走向成功之路。

總結一句話：如果你有「不讓鬚眉」的野心，如果你不想長年待在廚房裏，而想在工商界中創一番事業的話，你切不可把智慧的通路關閉，一定要睜大眼睛多看、多想、多懂得一些人情世故才行。

鮮血培育的花朵

鮮血培育的花朵



在美國阿肯色州的首府小岩城 (Little Rock)，有一家字號很老的沙發套公司，名字叫「梅隆罩布公司」 (Myror Antimacassar Co)，主持人是位將近六十歲的婦人，她頭上雖然已出現了灰白頭髮，但身體仍很健壯，說起話來依然中氣十足，頗有男子氣概。

一看到這位女老板，你會不由自主的興起這樣的念頭：「這是個精明能幹，老於世故的女人。」

假如有人說，這位女老板當年是個嬌弱的女孩子，你一定不會相信，但事實却是如此。

在一九二九年，大不景氣襲擊美國時，很多公司倒閉，很多大老板變成窮光蛋，梅隆·史提芬就是這些不幸的老板之一。他是個布疋批發商，當生意倒閉之後，在麥菲斯已經混不下去，不得已帶着家眷流浪到小岩城。

梅隆只有一個女兒，這年才十三歲，名字叫安妮·史提芬。自小嬌生慣養，可說像小公主般的被保護着，沒有受過一點點苦。

經濟大恐慌時代的來臨，沖垮了安妮父親的事業，也結束了她幸福的日子。本來體弱多病的她，一到小岩城就病倒了。

史提芬先生舉家遷到小岩城，本來是想在他一個堂兄處落腳，不想他那位堂兄在一個月之前就離開家不知去向，因為他的工作也失掉了。在此種情形下，當然不能再去打擾他堂兄的家人，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住。

沒有工作、身上帶的錢有限，而女兒又病倒，史提芬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。一個月下來，連吃連住，外帶給女兒看病，全部的積蓄用光了。幸好安妮的病已有起色，但仍需加意調養。

「怎麼辦呢？」史提芬太太流着淚說：「孩子的病剛好一點，總不能不管。」

「我來想法子。」史提芬只好安慰他太太，實際上他也是走投無路，一點辦法也沒有。做工沒人要，生意又不能做。

在絕望中，他聽到別人說，有些教會醫院在買血。他想，這是他唯一可以賣的東西了。

一次、兩次，身體還可以撐得住，血賣的次數多了，任誰也受不了，何況是營養不佳的人，但爲了女兒的病，他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險偷偷的用血去換錢。

最後被他太太發覺了，只是發覺得太晚，史提芬已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，從此再沒有爬起來。

「我脆弱的生命，是用爸爸的血液灌溉大的，」安妮回憶着說：「雖然我當時還體會不到這種愛是多麼可貴，但爸爸死時的可怕景象，迄今仍深植我的心坎中，那黃蠟般的皮膚、那瘦得像骷髏般的身體，都是血液被抽光的現象。」

病癒後的安妮，已深深體會到苦難的來臨，也了解到美好的日子已經過去，所以她變得很沉靜，也變得很懂事。

「妳不用難過，媽咪，」她當時安懇悲痛過度的母親：「我會想法賺錢養活妳。」

「別說孩子話，」她母親一聽到這種大人似的話，忍不住又哭了：「妳才一丁點大，有什麼本領賺錢？」

「小女孩能做的事也很多，」安妮一本正經地說：「譬如賣鮮花、糖菓、送報紙等

，那樣我不能做？」

安妮說做就做，第二天就到鮮花店去打交道：「我替你們賣花，好不好？」

花店主人是個六十幾歲的老頭子，一看這個小女孩長得很漂亮，說話又很清晰，便逗她說：「妳那裏去賣花，小姑娘？」

「到街上、車站附近。」

「是不是想賺點錢吃糖、吃冰淇淋？」

「才不是呢！我要賺錢養我的母親。」

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能說出這樣的話來，的確是非常感人的，尤其當了解她的身世之後，老人更感動莫名了。

就這樣，安妮開始了她的第一個工作——沿街賣鮮花。雖然這時候景氣沒有恢復，但有錢的人還是很多，再加美國人是個懂得享受的民族，即使在艱苦的日子，買幾朵鮮花佈置房間，還是大有人在。因此，她賣鮮花的生意還相當不錯。

隨着花季的更替，時光輪轉，安妮賣鮮花的工作轉瞬就是兩年。在這兩年中，日子

過的還算平靜，雖然辛苦一點，但已免於饑餓。

此時，不景氣時代已漸漸結束，但安妮的苦難並沒有過去。

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，再賣鮮花已不相宜，尤其她已長得亭亭玉立，拋頭露面在街上賣鮮花，難免會引起登徒子的輕薄，所以她決定放棄賣鮮花的工作，到一家成衣店去學做衣服。成衣店的老板，是她賣花時的老主顧，是個將近四十歲的男人，有老婆、有孩子，但却爲安妮的美色動心了。

這個男人的心非常深沉，一開始，他像父兄般的照顧她，以博取她的好感。幸好賣過兩年花的安妮，多少懂得了一些社會上的險惡，當那個男人的不良企圖暴露時，她已經識破了他的陰謀，立即當機立斷，擺脫了那個男人的糾纏，辭工不做。

決斷使她跳出了別人設好的陷阱，這是一般女孩子所不易辦得到的。因爲女人的天性中，多多少少都存有一份優柔寡斷，向好處說是重感情，向壞處說是沒有主見。如果安妮心存「人家對我這麼好，不好意思給人家難過」的念頭，那麼她的未來就完了。因此，日後她常對她的女店員說：「當妳們發覺男人對妳有不良企圖，而又不想跟他結婚

時，最好的處置就是一刀兩斷，絕不能有藕斷絲連的交往，因為這種事，吃虧的總是女人。」

離開成衣店之後，安妮有一茫然之感，做什麼好呢？

在成衣店這段時間，安妮的唯一收穫，是跟那個男人學了不少做衣服的本領。那個男人爲了表示自己的一片誠心，幾乎是傾囊相授，別人要兩年才能學會的東西，她以半年的時間就學會了。

自己開個成衣店吧？她這樣問自己，可是那裏有錢買縫衣機？即使有了縫衣機，也租不起做生意的房子。

她終日苦思徬徨，不知該做什麼好。身體多病的史提芬太太，看到女兒如此神不守舍的樣子，心中老大不忍。「如果妳真想自己做生意，我來替妳想想辦法看，」她說。

「您有什麼法想？」

「妳父親當年跑到小岩城來，是想投奔妳艾頓伯父的，不巧他到外地去創業了，聽說前些日子已經回來。我去找找他，也許他會替妳出點資金。」

「他既然回來了，爲什麼不來看看我們？」安妮直覺的提出疑問。

「也許他太忙。」

「不，他一定是聽到人家說，我們的情況很不好，不敢來看我們，」個性倔強的安妮很肯定地說：「既然他已經怕我們，就是我們找到他門上也沒有用。」

「妳需要的錢，也不過是買架縫衣機和租房子而已，這個數目並不大，他即使勉強，也不好意思拒絕。」她母親也蠻有信心地說：「我替妳去跑一趟，我想他一定是會借的。」

急於創業的安妮，見她母親說得如此有把握，只好答應讓母親試一試。

事實上，史提芬太太有此信心，認爲一定可以借到錢，也不是沒有理由的。在她的印象中，艾頓是個頗有幾分熱情的人，對別人的急難是樂於相助的。但她沒有想到，人是會變的，經過大不景氣時代的洗禮，艾頓的人整個變了。他變得非常自私，對金錢看得特別重，所以她去白跑了一趟。

「他不借也沒有關係，」安妮倒過來安慰母親：「我去給人家做也是一樣。」

可是，成衣加工廠她沒有熟人進不去，小型裁縫店又多半不缺人手，最後她在徵求人事的廣告欄裏，找到一家麵包店店員的工作。

上班的第一天，她坐貨車出去送貨，她發覺身邊的司機不停的在注視她。安妮覺得很不好意思的，但她不是那種忸怩的女孩子，轉過臉去對那個司機說：「喂，留心前面的路，別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。」

司機倒是很聽話，一路上再沒有特別注意她，只偶爾在車鏡中看她兩眼。

到了目的地送好貨，司機開口了，那份神情，真像小學生對老師說話：「要不要找個地方喝點什麼？」

這時正是夏天，跑了一路，安妮的口的確有點渴了，但是，跟一個陌生的男人一起去吃東西，她實在不習慣。

「算了吧。」她說。

「這樣好不好？妳坐在車上等一會，我去買兩瓶飲料，我們在車上喝。」

「不必了，快開車回去吧。」

司機無可奈何的上了車，當車子經過一棵大樹下面時，他把車停住了。

「怎麼不走了？」安妮略帶驚訝地說。

「我想求證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妳是不是在賴德的那家成衣店做過？」

賴德就是那個存心不良的男人的名字，因此，安妮起了戒心：「你問這個幹什麼？」

「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你，」司機思索着說：「賴德欠我的運費，那天我去要賬，他

正在教妳做衣服，對我顯得很不耐煩，把我大罵了一頓，妳還記得吧？」

她怎麼能不記得？就是從那次以後，她才發覺這個男人蠻橫、粗暴的一面，明明欠

人家的錢，還把人家大罵一頓。

於是，她轉過臉去，把這位司機仔細地打量一遍，那張樸實的面孔，的確是那天被賴德罵過的青年人，心裏的戒備一下子解除了。

「是有這麼一回事，」她說：「你不提，我倒認不出是你了。」